

财联社（北京，记者姜樊）讯，

除了卖银行股权，闲鱼上还能卖什么？近日，财联社记者注意到，在闲鱼二手转让平台上，出现了不少小型水电厂、矿机的转让信息。记者发现，这些信息大部分发布于6月份，待售水电厂的位置大多处于四川、贵州等地的山中，发电量大小不等，规模在几百千瓦到几千千瓦之间，价格也从百万到几千万元不等。

这些小型水电厂待价而沽的背后，映射的是国内虚拟货币“挖矿”产业正在上演一场“大逃亡”。业内人士透露，这些小型水电厂原本是用于“挖矿”的，而记者也从部分卖家发布的信息中看到，与水电站同时转让的，还包括挖矿机架、矿机等挖矿必备用品。

有业内人士直言，当前国内虚拟货币“挖矿”产业几乎已经处于停滞状态，是闲鱼上会出现大量小型水电厂转让信息的原因。由于监管越来越严，即便是有了水电资源，但实质能开工“挖矿”的矿场已几乎绝迹。因此，尽管闲鱼上留言的买家不少，但是真正准备接手的买家却寥寥无几。

小型水电厂挂网转卖但无人接盘

一位闲鱼水电站的卖家在财联社记者问及为何要转让水电厂时坦言，是因本人另有发展计划。

“国内外是冰火两重天，国内挖矿从业者要么退出另觅出路，要么只能转战海外。”一位币圈人士表示，这一次监管打击力度超出此前行业预料。此前圈内人士对四川等地用废电“挖矿”还心存幻想，但现实却是当头棒喝，监管的坚决态度也让不上“矿主”意识到，“逃亡”是唯一的选择。

闲鱼上出价为95万元的一座发电厂的卖家对财联社记者表示，待转让的小型水电厂手续齐全，并不在清理范围之内。他所转让的小型水电厂仍可以用于虚拟货币的“挖矿”，接盘即可运转，但具体成交价仍需面谈，其他细节也需要面谈。

值得注意的是，小型水电厂卖家标注的待售物品大多都与挖矿相关，而“手续齐全”、“并入国网”、“不在清退范围内”、“得到后即可开机运行”等信息，是这些发电厂卖家普遍的承诺。但是这些表述也遭到了“看客们”的质疑。在评论区里，不少留言质疑水电站极有可能因参与虚拟货币“挖矿”，存在被关停的风险，有人甚至直言这是“顶风作案”。

“现在这种水电厂大概率不会有人接盘。”一位“挖矿”从业者对财联社记者表示，从此次国家的政策层面来看，通过水电能耗“挖矿”的产业都已经被叫停了，即

便是低价入局，国内也无法再建立“矿场”，无法开机“挖矿”，做这种投资等于“打水漂”。

重庆工商大学区块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昌用认为，出现大量的小型水电厂转让的情况，可能是因为这些卖家对政策趋严的担忧。目前，监管对“挖矿”产业清理整顿的意图已然明朗，即便是现在还未波及到这些水电厂，但业内对后期政策趋严的形势已然预期明确，因此不如尽早转让，及时止损。

据了解，各地都在清理整顿违规为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挖矿”供电的发电企业。云南能源局此前下发文件，要求6月底完成比特币挖矿企业清理整顿。严肃查处比特币挖矿企业依托发电企业、未经许可私搭私接用电、逃废国家输配电费、基金以及附加牟利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立即中止供电；严肃查处发电企业未经许可，利用所发电量私自向比特币挖矿企业供电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行为；严肃查处比特币挖矿企业。

转战海外 矿场在国内已无生存空间

国家对虚拟货币挖矿行业的重拳出击，让此前挖矿产业利用丰水期废电“挖矿”的幻想破灭。

今年5月底，国务院金融委会议明确提出将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此后，内蒙古等多地就发布通知，清理整顿虚拟货币“挖矿”相关产业。当时，不少“矿主”还乐观的认为，用丰水期的废电“挖矿”并不会造成电力紧张和能源消耗的上升，对“双碳”目标并无影响。即便是内蒙古等个别地区不能挖矿，也可以转移到废电较多、暂无限制的四川等地。

然而，四川等地的清理整顿文件接踵而至，这才让“挖矿”从业者意识到了国家对这一行业清理整顿的决心。一些连夜从内蒙等地“搬家”而来的矿场，还没来得及开机运行，就再度被搁置。

一位币圈人士对财联社记者表示，现在国内外对虚拟货币“挖矿”的态度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电费便宜，且政府相对支持，因此现在在很多矿场正在准备转移。但由于大量机具“出海”需要报关的时间较长，因此目前有大量的“矿场”在国内排队“出海”。

“从理论上讲，由于国内监管趋严，当前大量虚拟货币矿场关门导致总体算力下降，这意味着如果能开机运行，挖矿难度比以前下降不少，而现在即便比特币等币值较低，但利润率仍然较高。”上述人士对财联社记者表示，从目前来看，挖矿的利润率仍有200%左右，因此选择“出海”继续从事“挖矿”的人不在少数。

一位业内人士亦表示，挖矿本质上是一种数字资产的生产制造，尽管国内政策打压，但是北美和其他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并且电费价格和各类基础设置比较成熟，国内矿场数量和规模下降的同时，国外的矿场会出现增长。

跌落谷底 矿机、算力价格两月折价过半

监管重锤之下，国内“挖矿”的相关产业均出现了快速萎缩。据了解，在虚拟货币的产业链上，不仅有矿机的生产制造商、托管矿机的矿场，还有提供挖矿服务的平台。

“今年四五月份，是整个行业的高光时刻，那时候我们的算力价格要比现在高出将近三倍，还供不应求。”90后小伙王东对财联社记者表示，他此前所在的企业为“挖矿”者提供算力，而现在服务器销售状况十分惨淡，即便是价格已经跌落低谷，依然无人问津。“整个行业都处于停业休息的状态，就个人而言，只能另寻出路，退出这一行业。”

王东表示，在国内监管政策出台之前，比特币价格高涨带动了挖矿产业的快速发展，矿场只有持续增加算力，才能更快更多地“挖币”，因此那时挖矿算力价格水涨船高。以每16G TB的算力为例，价格一度涨高到了6000元，但监管政策出台之后，同样算力的价格迅速跌至不足2000元。

不仅如此，矿机价格亦在大幅缩水。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以当前性能较好的矿机S19为例，在监管政策出台前单价已经炒至六七万元每台，但现在价格已不足2万元。而一些性能较差的设备，只能当“废品”出售。

刘昌用表示，各地打击“挖矿”的政策出炉之后，各类矿场、矿池等“挖矿”相关产业全部关停，尽管不少矿场选择“出海”，但仍有大量设备运不出去，卖方大量增加。但政策总体趋严预期仍在，接盘的人较少，因此价格持续下跌。

监管趋严 业内预计仍将有更严格政策

刘昌用表示，从目前来看，监管层之所以打击虚拟货币相关产业，最直接的原因是环保。但是，防范虚拟货币炒作带来的社会风险，消除去中心化虚拟货币对外汇管制的冲击，大力推进自主可控产业区块链的政策选择，也都是加强监管的重要原因。

在多重风险之下，此轮监管力度较此前任何一次都更为坚决和严格。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对与虚拟货币的相关产业监管趋严的形势已定，预计未来对虚拟货币炒作的各个环节将有更加严格的政策。国内虚拟货币挖矿、交易等整个行业的生存空间已无。

今年以来，监管围堵虚拟货币的力度正在不断升级。除了内蒙古、新疆、云南和四川等国内主要虚拟货币“挖矿”地区，对“挖矿”采取了严厉打击措施以外，央行也约谈多家银行及支付机构，切断交易资金支付链路。7月份，北京地方金融监管局更是直接关停涉嫌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软件的服务商，同时禁止相关机构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经营场所、商业展示、营销宣传、付费导流等服务。

监管对虚拟货币的围追堵截，也让不少区块链技术公司更专注于进行技术领域的突破。一位区块链业内人士对财联社记者表示，此前区块链技术公司往往通过发布Token、或是参与炒币获得额外收益，而现在则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真正区块链技术开发上。这也倒逼一些只做虚拟货币的区块链公司“关店”退出。

“区块链技术发展或多或少会受到监管政策的波及，从技术研发难易程度和场景的可拓展性来讲，公有链技术前景远超联盟链和私有链。一位区块链业内人士表示，作为虚拟货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依然很有前景。但它目前仍在发展初期，如果只用来炒币，意味着链上承载的信息只是用来炒作，区块链技术被大材小用，不利于区块链整体的发展。区块链技术需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场景，发挥出其潜在的优势。